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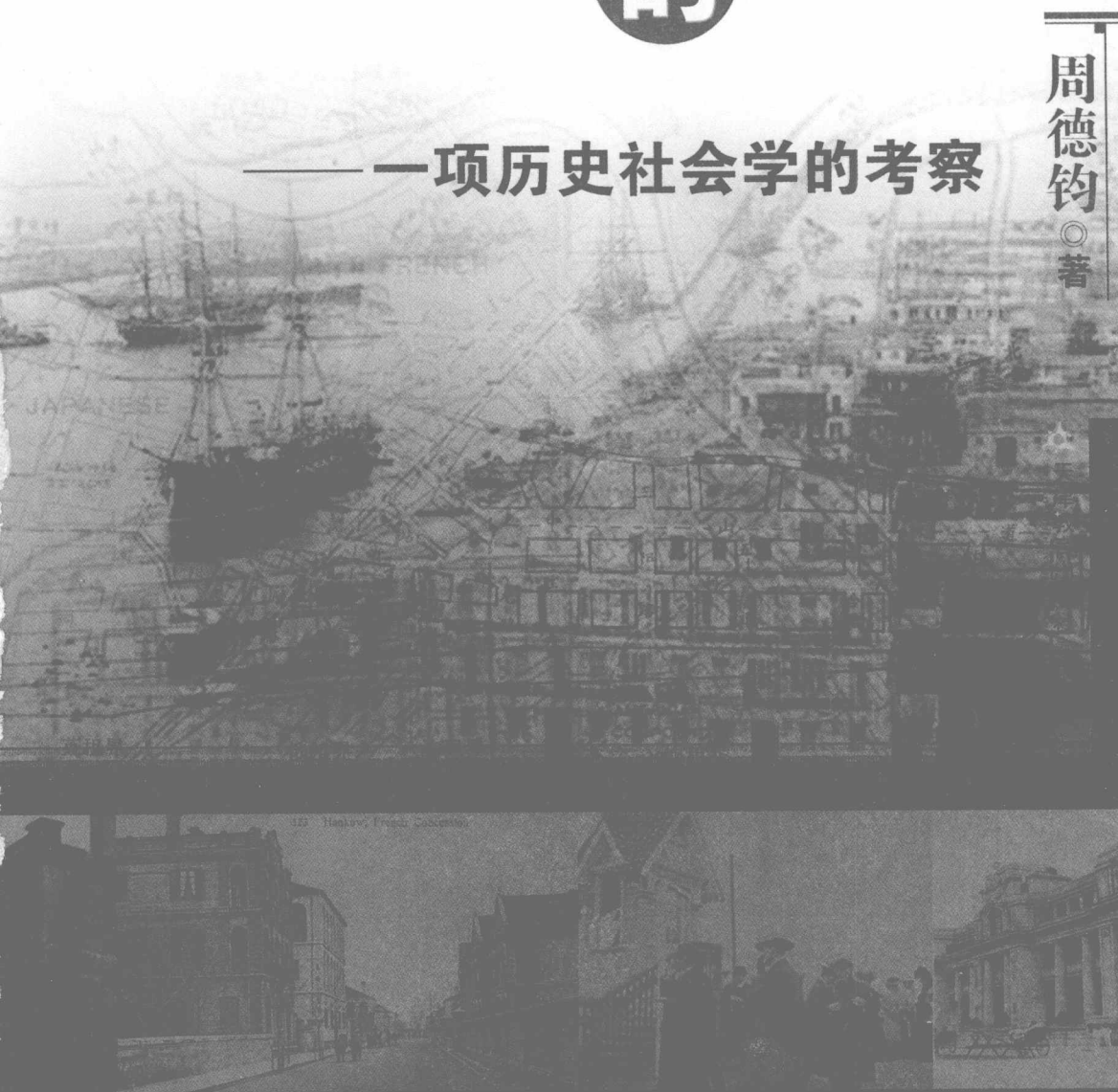
HANKOUDEZUJIE

周德鈞
◎ 著

汉口的租界

——一项历史社会学的考察

周德钧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口的租界——一项历史社会学的考察 / 周德钧著.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309-5480-5

I.汉… II.周… III.租界-地方史-武汉市 IV.D829.12 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692 号

汉口的租界——一项历史社会学的考察

出 版 人 肖占鹏

作 者 周德钧

选题策划 强 华

责任编辑 匡 威

装帧设计 郭亚非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 : // www. tjeph. com. cn](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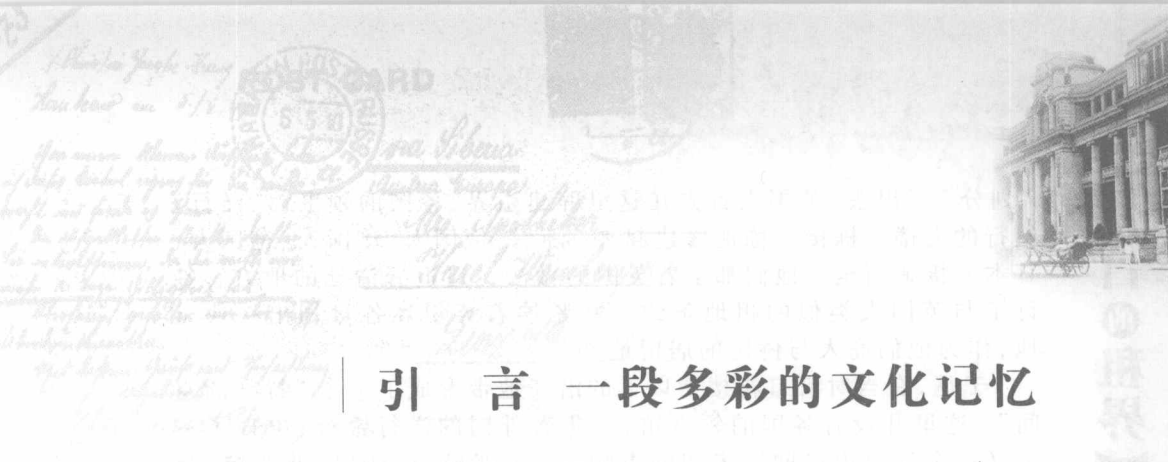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787×1092 毫米)

字 数 204 千字

印 张 11.75

定 价 25.00 元



引言 一段多彩的文化记忆

武汉的魅力源于它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灵动变幻的空间景观。

盘龙城的旷远、古琴台的悠然、黄鹤楼的神奇是它厚重历史的精彩片段，而三镇鼎立的伟岸、东湖的浩淼、汉正街的喧闹、长江大桥的刚劲则将它灵动多姿的城市品格一展无余。

汉口江滩——这座多彩城市的又一道靓丽景致，沿长江蜿蜒向北，林木葱郁、绿草如茵、犹如一条瑰丽的锦带编织在长江的北岸。在它的西侧，越过长江大堤，一幢幢欧式风格的建筑错落有致，沿街而立，从武汉著名的江汉关大楼一直延伸至长江二桥下端，蔚为大观。虽经百余年的风霜侵蚀，身上刻满了岁月斑驳的痕迹，却丰姿依旧，其繁华的身世，让人一望而知。这些虽已老旧却风姿绰约的建筑群落就是汉口历史上的租界区，一个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约600米的条状地带，一个地处武汉最核心地带的商业街区，一个承载着这座城市百年风雨的历史文化街区。

这片街区除了建筑风格与众不同，如今再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论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汉口市民、还是偶尔行过的观光客，大抵不会在此作特别的停留。偶尔，会有少数几个外国游客徜徉其间，饶有兴趣地打量这些让他们眼熟的建筑，除此之外，没有谁会特别在意它们。在如今的武汉人眼里，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与汉口其他商业街区毫无二致。或许唯一的特别之处，就是夜幕降临之后，这里到处闪烁的霓虹灯和沿街散布的小巧而精致的酒吧。悠扬的乐曲伴着淡淡的酒香不时从夜空中飘过，透出几分迷人和浪漫。只有这些似乎还在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与特别，倘若时光回转，这里可不是一般的所在，它是租界，是洋场，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显得特殊的场所。当年这里的特殊，不是因为它的浪漫和诗意，而是因为它的特权、高傲和另类，还有它的喧嚣与繁华。

那是一百多年前的某一天，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与清廷的地方官签订了《汉口租界条约》，这块依偎着汉口老城的土地就生生地被

“划分”了出去，英国人首先在这里辟建租界，各国的领事馆、洋行、银行的大楼一栋接一栋地修建起来。随后，俄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接踵而至，他们都学着英国的做法，逼迫着清廷的地方官签订了与英国人类似的租地条约，并紧挨着英租界各自划出一块土地，作为他们商人与侨民的居留地。

于是，在当时汉口花楼街以下的沿江地带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空间”，这里开设有各国的领事馆，密集着外国的洋行银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汉口市民闻所未闻的事物——工部局、巡捕房、波罗馆、弹子房、酒吧间、影剧院、教堂、学校、医院、里弄……

一个不同于汉口老城厢的特殊“文化空间”出现了。一个被称做租界的城区蓦然出现在汉口市民的眼前，里面只允许洋人居住，这里是“洋人的世界”。汉口城垣的东北角从此出现了一个不属于它的新型城区，汉口市民以疑惑的眼神默默注视着这块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

这个特殊的地方从19世纪的60年代形成，直到20世纪40年代终结，伴着汉口走过了几乎整个近代的岁月。汉口，这座饱经风霜的城市，由此经历了一段痛苦而复杂的文化历程。

租界，究竟给汉口带来什么？

它怎样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的一切？

假使没有它，近代的汉口甚至今天的武汉会是怎样？

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近它，试着对它作一番仔细的打量。

对于大多数武汉人而言，租界首先是一段模糊而苦涩的记忆。

说到模糊，那是因为现今的许多武汉人对租界的历史已不甚了了，汉口租界对他们而言早已成了如烟的往事。而苦涩的记忆则来自于前辈的述说和历史教科书的反复告诫，以只要一提到租界，人们就会产生如下的联想：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见证，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生动事例。租界是西方列强的强权势力嵌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它刻记着民族的耻辱，也浸透着国人的血泪。对于国人而言，一看见租界就会联想到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洋人的趾高气扬以及同胞备受欺凌与歧视的痛苦经历，这种苦涩的记忆使人们对租界充满着愤懑与敌忾。

然而，这并不是人们对租界记忆的全部，还有一段新奇的记忆不时闪现在人们的脑海里。

那里高大的洋房、宽敞的马路、琳琅满目的洋货以及各种各样的新奇之物，到处都显得与汉口老城迥然不同，“老汉口”透过这里似乎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却十分精彩的世界。从租界这里，“老汉口”隐约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朦胧模样——

便捷轻快的“东洋车”（人力车）、往来如飞的小汽车、电灯、电

报、电话、弹子房、歌舞厅、俱乐部、电影院……

这些现代生活的时尚元素首先出现在租界里。

还有闻所未闻的一些新名词——“领事官”“纳税人会议”“工部局”“董事会”“大班”“洋保正”“律师”……

再深入一步观察，人们便会看到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社会制度。

汉口的五国租界都不约而同地制定了一套法律法规，它是租界内所有的人，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显贵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是如此细致，甚至连“倒提鸡鸭行走于街道”都不允许。还有所谓“纳税人会议”，它居然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大会讨论、选民投票、董事会表决、报纸发布消息，诸如此类的政治活动令汉口市民眼花缭乱，他们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也如此深刻地体会到“我们”与“他们”的显著差异。

租界，这个“洋人的世界”让传统的汉口真切地观看了一番“西洋景”，在这个“西洋景”里，人们看到了令人目眩的现代工业文明，看到了让人怦然心动的西方现代生活，看到了令他们疑惑不解的西方政治制度，也看到隐藏在文明与优雅背后的野蛮、丑陋与罪恶。

租界还给武汉人留下了一段红色的记忆。

反清志士唐才常在这里喋血，辛亥革命的起义机关在这里遇险，1927年，大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武汉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在这里高扬，反帝爱国运动的巨大声浪冲决了帝国主义的营垒。这一年，武汉人民一举收回了英租界，“红色的汉口”一度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随后，在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作出了武装斗争的历史性抉择。而当全民抗战的号角吹响、抗战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之时，这里又成为中外人士云集，国际友人汇聚的地方，斯诺、史沫特莱、伊文思等著名国际文化人士在这里奔走呼号，红色汉口此时被誉为“东方马德里”，这里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反抗侵略、伸张正义、呼吁人道的中心。

对租界的记忆还不只这些，因为它还伴着汉口走过了一段绚丽的岁月。

汉口开埠不久，各国商人联翩而至，外国洋行、银行、工厂在租界内外相继建立起来，“华洋互市”在这里大规模展开，汉口是“收纳土货，运销外洋”“转输洋货，散销内地”的枢纽，俨然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国际市场”。作为一个内陆商埠，汉口在对外贸易方面长期与沿海口岸——上海、广州、天津、青岛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五大商埠”。汉口的这一经济成就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从前的内河“船码头”而今成为通江达海的国际性大都市，“东方芝加哥”的美誉由此被传诵一时。

汉口租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多彩的回忆，也引申出人们对它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真可谓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爱恨悲欣、百感交集。当然，在百余年的风雨之后，这一切都风流云散，我们再次面对汉口租界，内心的杯葛早已释然，更多的或许是对过往的怀想与沉思。爱与恨、悲与欣、褒与贬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汉口租界已成为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不论我们怀着怎样的心情，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也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它都作为一段抹不掉的文化记忆留存在我们城市里，并将伴随我们从今天走向明天。

对于这样一个与我们城市紧密相关的历史文化空间，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报以深情的回望，进而走近它，去触摸一下那曾经鲜活的脉搏，从中或许可以感知一点历史时光的深邃，领悟一番时势迁移的妙境，感受一些文化变革的玄理，从而累积起文化的自信与从容，去审视我们当下的生活，去面对未来的征程。

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笔者试图对汉口租界作一番系统的探访，本着史家“实证”的原则，全面追溯汉口租界的原委始末与发展兴革的历史过程；尽力观察到一个真实的汉口租界。更多的时候，笔者可能是以一种文化观光者的眼光，将聚焦点更多地投向作为“特殊文化空间”的租界。通过对汉口租界的物质文化景观、社会生活、人口构成、社会行为、社会心态等方面的逐一探寻，力求展示租界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空间”的品行与特质，并将租界从“异质文化空间”到“边缘文化空间”的演变过程揭示出来。通过租界这个文化个案，向读者展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从对立、冲突到接纳、融合的互动过程。进而为今人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提供一个历史的范例——弱势文化怎样去面对一种强势的文化，怎样在一个强势文化面前保持自己的个性与尊严，同时又不故步自封，以开放的胸襟去进行文化创新，在学习、适应、创新的过程中完成文化强弱之间的地位转换。基于这样一种趣味，本书描述的重点是“华”“洋”之间、中外之间复杂而多维的互动关系，以“华”“洋”关系这根主线串起汉口租界近百年的发展变迁轨迹。

坦率地说，本书不是一部关于汉口租界的历史著述，更非关于汉口租界的“小说家言”，作为一篇有关汉口租界的文化“游记”或“心得”，或许更为确切。书中的观点只是个人的感受，笔者固不奢望读者诸君能认同这些观点，倘能激起读者对汉口租界同样的文化游兴，进而对它作一番深情的打量，则于愿足矣。

周德钧

2008年7月13日写于汉皋

目 录

引言 一段多彩的文化记忆

第一章 开埠通商与租界的辟建 001

- 一、汉口开埠 001
- 二、英租界的辟建 003
- 三、德、俄、法、日租界的辟建 006

第二章 异质空间——汉口租界的文化空间形态 013

- 一、开埠前汉口的城市空间形态 013
- 二、汉口租界的道路格局与街区风貌 016
- 三、作为现代城市社区的汉口租界 027
- 四、洋行与买办 034
- 五、弹子房、波罗馆和跑马场 042

第三章 边缘社区——汉口租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 048

- 一、汉口租界的人口：数量与结构 048
- 二、租界生活：一种别样的人生 056
 - 1. 现代都市生活的发源地 056
 - 2. “化外”之域：租界里的黄、赌、毒 069
- 三、各种“异端”与边缘群体的栖息地 072
 - 1. 革命党在租界的活动 072
 - 2. “体制外群体”在租界的活动 075
- 四、多元化与边缘性：汉口租界文化特质综述 079
 - 1. 人口的多样与文化的多元 079
 - 2. 边缘文化社区 081

第四章 政治特区——汉口租界的行政管理体制 084

- 一、传统体制下的汉口市政管理 084
- 二、汉口英租界的体制架构 087
- 三、其他四国租界的管理体制 095
- 四、文明与野蛮之间：租界市政管理体制的简要评述 103

第五章 华洋分界与华洋混融 107

- 一、“华”“洋”的界线 107
- 二、隔膜与冲突：早期的华洋互动 110
- 三、从“华洋互市”到“华洋互动” 115

1. “华洋互市”的初启与繁盛 115
2. 买办与教士——沟通“华”“洋”的文化中介 122

四、华洋混融：从熟悉到接纳的文化历程 129

1. 接纳：从洋货到西式生活 129
2. 华洋空间的连通 134
3. 汉口租界中的“华洋杂居” 136
4. 租界的示范效应 137

第六章 汉口租界的收回与改制 147

一、顺势而为：德、俄租界的收回 147

二、德、俄租界的接收经过与善后处置 149

1. 精心布置，确保外交人员与外侨安全有序地撤离 149
2. 接管、代管与存管并行，军政设施与商务机构区别对待的接收方针 150

三、从租界到特区：租界角色地位的演变 151

四、英、日、法租界的收回 153

五、日、法租界的“交还” 158

第七章 作为历史街区的汉口租界：整体保护与综合修复——汉口租界历史街区的人文价值及其保护 161

- 一、存史、教化、励志：汉口租界的人文价值 161
- 二、损毁、侵蚀与衰败：城市化进程中的汉口租界 164
- 三、整体保护与综合修复：汉口租界的永续发展之道 169

参考文献 173

跋 175

第一章 | 开埠通商与租界的辟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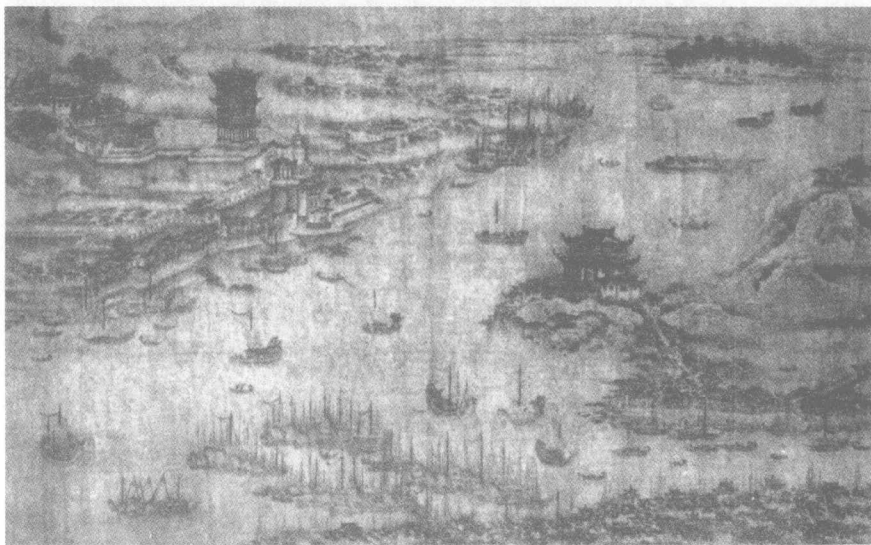
一、汉口开埠

说

到汉口租界先得从开埠通商说起。

近代武汉的开埠通商始于1861年,约在“五口通商”的二十年之后。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当时英国欲向中国大肆倾销工业品,结果却很不理想,销路受阻,价格跌落。英国商界认为对华贸易不畅的原因是中国市场尚未全面打开,中国政府把中外贸易严格限定在五个通商口岸。他们谋求的解决办法是“把商业向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进逼”。英政府为了实现本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这一扩展欲望,一直企图进入中国内地和内河。



江汉揽胜图,图中展现了清代武汉三镇的繁盛景象

1857年4月,英政府指示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修订与中国订立的条约,“要

求准许在扬子江航行与允许在扬子江两岸通商的权利”。除英国外,美国也谋求在扬子江自由航行的“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与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烟台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长江沿岸的口岸,使他们深入中国内地、全面占领中国市场的图谋基本达成。

在列强入侵长江流域时,汉口成为它们着力经营的战略目标。位居中国腹地中心、九省通衢的汉口,既是外国资本主义控制长江中游与内陆腹地的商贸、交通中心,也是连接长江上下游,沟通南北的市场枢纽。对于这样一个地方,西方列强自然是青睐有加。于是,《天津条约》甫一签订,英国政府就积极谋划汉口的开埠。

不过,汉口的开埠并不顺利,其间经过了一段波折。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不少洋商和传教士非法闯入湖北和武汉地区。《南京条约》刚一签订,挪威、丹麦等国就援引五口通商章程,于1847年来汉口从事贸易活动。由于没有条约的明确“保护”,来汉口进行商业活动的外商寥寥可数,贸易规模也微不足道。这种情形与他们的初衷相去甚远,故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列强就不约而同地把汉口的开埠提上了议事日程。

1856年6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代表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准许外商“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这样,外国商人就获得了在长江中下游通商和航行的特权,从而将势力向中国内陆深入了一大步。



《湖北方志》中的“武汉全图”

1858年11月8日,英国特使额尔金在上海与清政府的代表桂良、花沙纳、何贵清等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签字当天,额尔金就率几艘巡洋舰及炮艇从上海闯入长江,沿途勘察航道、水文、气象,制作了精密的航道图。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于12月6日抵达汉口江面。额尔金站在甲板上,用惊异的目

光打量着这座处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城市,三镇鼎立的巍峨气象、帆樯如林的河面、人流如织的街市,令这位到处闯荡的殖民者惊异不已。四天之后,他会晤了湖广总督官文,如此这般的巡查探访一番之后,额尔金便率舰队折回上海。这次的汉口之行为三年后的正式开埠埋下了伏笔。

不久,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根据额尔金的指示,拟订了《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该章程规定,英船若执有人江执照,即可上行驶往汉口,并且只在上海完纳关税,就可在汉口与镇江间起卸货物。1861年3月,英国单方面公布了章程,并加以实施。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除重申《天津条约》中的汉口开埠外,还增加了一些条款,如值百抽五的海关税等。不过条约虽然签订了,并未立即实施。当时清军与太平军战事正酣,长江流域战火炽烈,尚不具备通商的条件。然而,此时的英国人已急不可耐了,遂于次年,不惜冒着战火开始了第二次汉口之行。

1861年2月11日,英国舰队司令贺布、驻华参赞巴夏礼率火轮及舰艇四艘、士兵数百人,由上海启程赴镇江、九江、汉口,办理通商事宜。随行的还有上海宝顺行(即颠地行)行主韦伯,英国外交官员威司利及其翻译、随员一千人等。船队分两批先后到达汉口。

3月7日,上海宝顺行(即颠地行)行主韦伯、英国外交武官威司利及其翻译、随员等人先行抵达汉口。次日,威司利等人入省城拜见湖广总督官文,自称由上海来汉,查看地势,立行通商,并在汉口托都司李大贵代觅栈房一所,留下翻译及随员各一人住于栈房,韦伯等人就返回了上海。

四天之后,贺布与巴夏礼等人的船队也抵达汉口,他们随即往见官文,称先来汉口察看地势,建造栈房;领事官将由福建调来,云云。3月20日,巴夏礼擅自在汉口勘察租界界址,21日,与湖北地方当局即藩司衙门正式订立租约,名为《英国汉口租界地约》,确定汉口开埠通商。同年4月,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执尔到达汉口,设馆办公。汉口开埠后,俄、美、法、德、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日本以及其他与清廷签订了通商条约的国家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纷纷来到汉口,设立领事馆,通商贸易。

汉口开埠以后,租界,这个将在汉口今后城市发展进程发挥特殊作用的角色,就此产生了。

二、英租界的辟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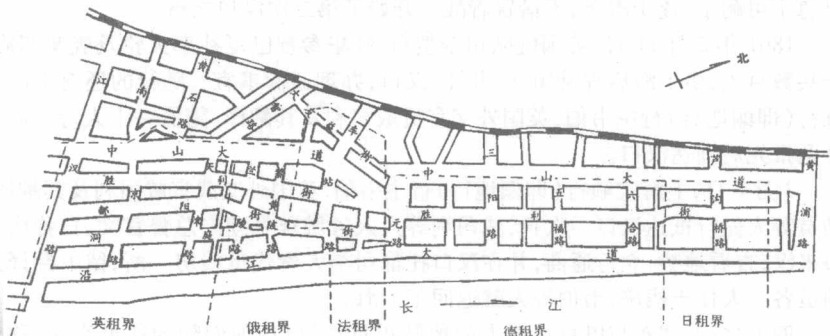
西方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租界的做法始于上海。

最初,外商,主要是英国商人的行栈商号,乃至领事馆的馆址都在上海县城,以租住民宅为主要形式。“华洋杂处”的局面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出现了“青浦教案”,英国乃借机援引《南京条约》有关租地的条款,在上海县城以北的地方租得一片土地,作为英国商民的居留地。这种独立于中国城市之外的空间,集中了洋行、银行、领事馆等外国政治经济组织,主要居民为外国人,在行政

上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域,时人名之为租界。^①

上海的租界之设为英国在中国通商口岸实施并扩大其政治经济特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列强在中国其他通商口岸辟建租界提供了现成的案例。鉴于上海的经验,后来英国人来到汉口,将开埠与建租界一并提出,作为汉口开埠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我们看到,汉口甫一开埠,英国人就开始了租界的勘察、划界与辟建工作,动作之快,超乎其他事务。

从1861年汉口英租界的辟建,到1896年日租界的形成,前后历时三十多年,五国租界作为一个独立的城空间逐步形成于汉口城区的东北一侧。“华”(汉口老城区)、“洋”(汉口租界)的这种相对分隔的空间形态,既与武汉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又与当时华洋当局的政治意图有关。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汉口所在位置土地逼窄、湖泊相间,城垣以内,难以觅得整片的土地,城市用地十分紧张。租界所辟土地,只能在汉口老城以外。



汉口五国租界方位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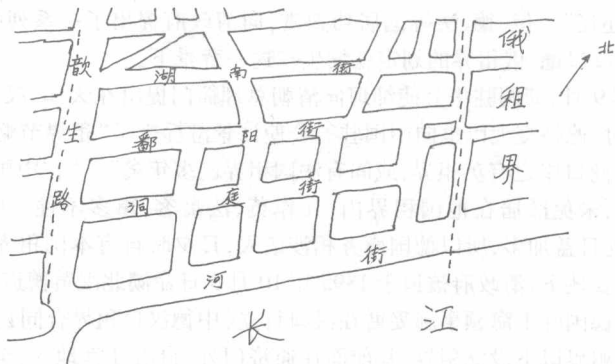
就当时中、英两国政府的主观意图而言,也都是想将汉口老城与租界分割开来。湖北地方当局对于划定租界本是极不情愿的,只是慑于列强的强权而被迫做出无奈之举,因此,划界最好是远离汉口老城厢,使华洋隔离,免生事端。而对英国政府来说,汉口老城的逼窄局促,难以满足他们辟建租界的政治经济诉求,而汉口城垣以北的滨江地段,开敞平坦,对于将来街市的建设与港区的辟建极为便利。于是英国当局将目光投向当时仍属荒芜、却极具发展潜力的滨江地段。对于英国人提出的这一地界,湖北地方当局自然是没有异议的,因为它在汉口城垣之外,于是双方各遂其意,一拍即合。

1861年3月11日,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在与湖广总督完成了汉口开埠的有关谈判后,随即会同汉阳县的地方官到汉口滨江一带踏勘丈量地皮,立石为界。次日,巴夏礼到湖北藩司衙门,与湖北布政使唐训方订立《汉口租界条款》。明确规定了英国租借地的地域范围:自汉口江边花路巷往东八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长250丈,进深一带150丈,合计458.28亩,“将此地永远租给英国官宪,分为英国商民建造房栈居住之所”。“一切事宜全归英国驻扎湖北领事专管,随

^① 参见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时定章办理”。湖北地方当局只收取了象征性的租金,即所谓“地丁银及漕米折银”,共92两6钱7分2厘1毫。每年四月由英国驻汉领事交给汉阳县收解。于是汉口出现了第一块租界。因为有上海的成案,条约在文本中明确称这种外人租地为“租界”。自订此条约后,即不准民人在租界内再造房屋、棚寮等。这一区域内“应如何分段并造公路,管办此地一切事宜,全归英国驻扎湖北省领事官专办,随时定章办理”。^①

由于长江流域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商贸中心,所以英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汉口的经营。



汉口英租界街区方位图(虚线为边界)

1894年甲午战争后,由于中国国势积弱不振和清政府腐败无能,英国一再提出扩展租界的要求。1898年,英国扩展租界的要求终于如愿以偿,与中国地方政府签订了《汉口新增租地条款》,其中规定:“英租界后至城垣留出官地五丈止,南至一马路向城垣直线起,北至俄租界止,所有四址以内全行租与英国政府归入租界。”新扩的这块土地面积达337亩,年租金67两4钱5分2厘。然而,野心勃勃的英国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得陇望蜀,伺机扩张。1901年,英租界工部局总办米勒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私下协议,将刘歆生在英租界北面的一片洼地买下,经填埋平整后修筑了扬子街、歆生路两条马路。这样一来,英租界进一步扩展到西靠墙(今中山大道)、南至太平街(今江汉路江边至鄱阳湖街段),其部分土地已楔入到了汉口华界。此外,英商怡和洋行还越界修筑了渣甸路(今解放公园路),又在这条路的西南角买下一块地皮,修建了怡和村,作为英租界界外的一块“飞地”。

1907年汉口城垣拆除后,英租界当局即在租界两侧筑砖砌铁栅围墙,其中的一段还越界伸到后城马路处(今中山大道)。通向英租界的轻便铁路也筑起铁门,除在今大智路开一处较大路口外,其余街口仅留一小缺口。在歆生路派遣巡捕站岗,收取巡捕捐。在繁华的前后花楼街口(今沿江大道、黄陂街、花楼街)也筑有三个铁门,平时不准中国人随意进出,遇到他们认为的紧急情况,便随时关闭,断绝交通。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部,第145页,三联书店,195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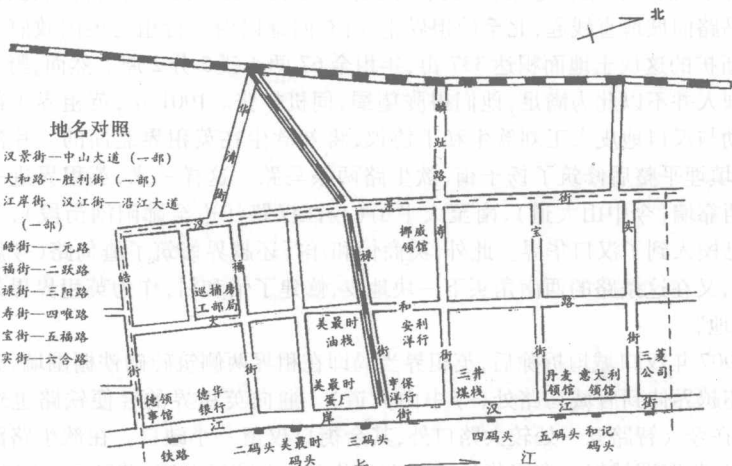
几次扩界以后,英租界的面积达 795.33 亩,^①成为汉口五国租界中面积最大的租界。

三、德、俄、法、日租界的辟建

德租界是继英租界之后西方列强在汉口建立的第二块租界。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对日本在远东势力的急剧膨胀心存不满,遂联合法、德向日本施压,要求其退还中国辽东半岛,此即“三国干涉还辽”。俄、德、法等国居功邀赏,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在华权益的索求。汉口德、俄租界的划定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1895 年 9 月,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在天津、汉口划定租界的要求;同时,德外交大臣也向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提交了“租界节略”。其中声称:“中国通商口岸之有英租界,或间有法国租界已多年矣”。“在中国之德商,因无本国租界,未免散居在他国租界内,几作英、法寓客,事多不便。中德商务日广,不便之处日益加多,所以德国商务相涉诸人,日夕盼自有本国租界也”。在德帝国主义的要挟下,清政府被迫于 1895 年 10 月 3 日命湖北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瞿廷韶与德国驻上海领事施妥博在汉口订立《中德汉口租界合同》。规定:“在汉口市场英租界以下设立租界,其前面在通济门外,自沿江官地起,至李家冢,计长 300 丈,深 120 丈,共占地 600 亩”,“永租与德国国家,由德国官员尽速将地基从华民租给洋人”。“华民每年原纳钱粮共银 120 两 3 钱 2 分德国领事照纳此数,每年四月送交汉阳县查收汇解”。《合同》还规定,“租界一切事宜归德国领事按照本合同及后订章程办理。界内,华民不准居住。”^②



德租界街区方位图

①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汉口租界志》第 34 页,武汉出版社,200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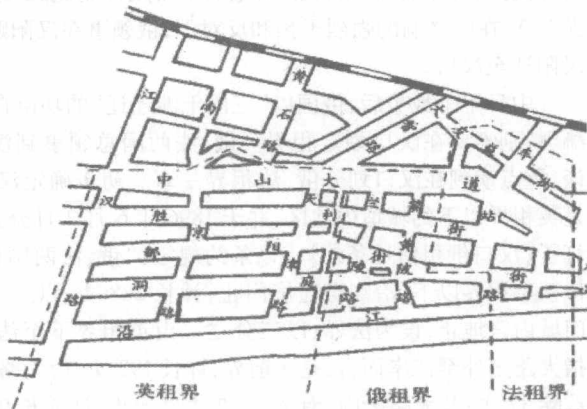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年。

得到以上大片租界地域,德国仍嫌不足。1898年5月,其驻汉领事数次向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瞿廷韶交涉,要求将通济门外原留出的空地及后段空地,计深120丈、前宽12丈5尺、后宽25丈的整片土地,一并租让给德国,德国则将租界北面江边的三块地皮退还中国。瞿廷韶见德国人执意索要,且正在胶州湾挑起事端,唯恐又生枝节,乃答应了德国领事的要求,在这一年的7月11日,瞿廷韶代表湖北地方官厅与德国驻汉领事修订汉口租界界地,并画押存案。经过此番“修订”,汉口德租界的范围得以扩展,形成南起今一元路,北至今六合路下,东抵江边,西抵今中山大道一带,共计636.83亩的地域。

租界范围虽已划定,德国人仍想进一步向西扩至京汉铁路附近。湖广总督瑞澂为了杜绝德国人对铁路沿线的觊觎,就在华景街(今中山大道)与德租界毗连的一片荒土上修筑了一条灰石马路,并设警察岗哨加以守卫,德国租界向西扩展的行动遂未得逞。然而,德国人心有所不甘,十几年以后,当华景街发生火灾(时在1916年),德驻汉领事旧事重提,借口火灾直接威胁德租界安全,要求将华景街划入德租界,由德国负责该区域警权。如中国不允许,即在租界边沿建筑围墙。当时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派交涉员吴仲贤等先后与德领事交涉,德国仍无理坚持原议,吴仲贤被迫与德领事签定草约,准备让出华景街的警权。不料,消息一经传出,全市大哗,汉口各界一面联合上书督军、省长、国会参众两院,一面派代表上京,面见当时的大总统和国会议院,要求废止与德国领事签订的草约,力争主权。北京政府见舆论压力很大,乃电令湖北督军王占元亲自与德国领事进行谈判。1916年10月,慑于汉口民情汹汹,德领事被迫放弃了在华景街设警的无理要求。

一年之后,德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

汉口是中国内地,尤其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茶叶的集散地,汉口与俄国的茶叶贸易可谓是由来已久。俄国茶叶商在汉口收购茶叶,为便于储藏运输,俄商在武汉周边的产茶地还设立了砖茶厂。砖茶厂将茶叶筛拣干净后,经蒸气加热,再用木制平压机手工压制



俄、法租界示意图

成茶砖,其中尤以羊洞楼一带的茶砖制造最负盛名。大量的茶砖由汉口溯水运抵樊城后,改由陆路,或西运新疆进入中亚、西亚,或北运张家口外蒙边境的恰克图,再输入俄国各地。由于销量巨大,砖茶的贩运销售,往往获得巨大利润。许多俄国商人对进入中国

内地,特别是汉口和两湖一带收购茶叶,简直是梦寐以求。^①

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英、法、美诸国商人纷至沓来。在此已经经营多年的俄国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贸易地位。这年的七月,俄国驻沪领事夏德尔宣布自兼镇江、九江、汉口领事,在汉口领事馆设立之前,先委任美国驻汉领事惠士林代理俄国在汉通商事务。1869年,始在汉阳设领事馆。俄国商人先后在湘鄂两省的产茶地设立茶厂,制造砖茶,以便扩大茶叶的销售,垄断以汉口为中心的茶市。他们以较高的价格收购较好的茶叶,监制砖茶生产也较认真,因而压倒了英商和华商的竞争。后来他们将羊楼洞的茶厂迁往汉口,在英租界附近开办顺丰砖茶厂,雇佣工人八九百人,将手工压制转变为蒸汽压制。每年产砖茶15万筐,约200多万斤。这是汉口第一家采用近代技术的工厂。为方便砖茶出口,顺丰砖茶厂还在江边开辟了专用码头,成为汉口第一个工业专用码头。在顺丰砖茶厂之后,俄国商人于1866年和1877年分别在汉口英租界及其附近开办了新泰砖茶厂和阜昌砖茶厂。到1895年,由俄商垄断的汉口砖茶贸易每年输出总额达800万海关两,占全国茶叶输出量的66%。^②

鉴于汉口在俄国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俄国政府一直谋求在汉口设立租界。1891年俄国驻汉领事曾要求划汉阳梅子山一带为租界,为中国政府所拒绝。1893年,俄国领事书思齐仍私自在汉阳向平民金鉴堂等购买梅子山基地。这块地坐落在汉阳西关外,不在条约所规定的通商范围,此事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悉,明确表示反对,张之洞指示汉阳县的地方官,说,“外国人在内地置买私产,与条约不符,应行禁止。”张接着还指示说,俄国领事“不得在此置产建屋,致违约章。所请盖印管业一节,应毋庸议,仍勒令金鉴堂等退价销契。该民人私行卖地与外国人,并不照章先行报明地方官请示,尤属谬妄糊涂,应行严惩,以儆效尤”。^③在张之洞的强烈干预和反对下,俄领事在汉阳购地未果,于是将领事馆从汉阳迁至汉口。

中日甲午战争后,俄国以“三国干涉还辽”的功臣自居,寻机向清政府索取报酬,特别索要在汉口划定租界。俄、法两国总领事到汉与江汉关监督瞿廷韶会谈,重点谈判在汉口划分俄、法租界一事。初步确定汉口俄、法租界的大致范围是英租界以下的城垣内地区,并于1896年6月2日分别与湖北地方行政当局签订了《汉口俄租借地条约》。该条约规定:“俄、法两国租界,现议在长江西岸,汉口镇英租界以下,沿江至通济门止,计长288丈,以三分之一由俄租界下至通济门城内官地止,设为法界;以三分之二由英租界下至法租界止,设为俄租界。此指大路之外至江岸而言,是为前界,计长192丈,由大路至江岸,南首除106丈,北首除37丈;其大路之内,南至北,抵法界为止,计前长94丈,后长116丈;由大路至城垣官地为止,南首除83丈,北首除106丈5尺,均已勘定竖立界石。又俄国租界共合地414亩6分5厘每年应纳租价,即系地丁漕米银两……共银83两8

① (美)艾梅霞《茶叶之路》,中信出版社,2007年。

② 参见《武汉市志·对外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 见《张之洞全集》第九册。